

第一章 多情自古空餘恨

時值正月，舊年的積雪還未來得及融化，北風乍緊，一場鵝毛大雪又從天而降，天寒地凍，炭火燒得暖融融的茶樓便成了爺們消遣的好去處。

天街上最出名的玉壺春茶樓裡頭，樓上樓下座無虛席，跑堂的提著熱氣騰騰的銅壺跑上跑下，踩得木樓梯咚咚作響。

爺們聽書吃茶玩關撲，天南海北扯嘴皮子，小販托著瓜子蜜餞穿梭其中，賣唱的瞎子一把胡琴拉了一晌午也未停歇過，好一個太平盛世。

靠窗的一桌人氣尤旺，裡三層外三層圍滿了人，只為聽人稱「京畿百曉生」的李衙內說一些仕宦祕聞。

李衙內說了半晌話不覺有些口乾舌燥，一口氣吃盡一盞茶，抹了抹嘴邊的茶漬，忽然壓低了聲音，「便是那相府——我也知曉一二。」

此話一出頓時鴉雀無聲，眾人面面相覷。

他有點兒背景，加上以往說的皆是些芝麻綠豆的小官吏，自是無人來找麻煩，可像相府這樣的權貴……這李衙內莫不是飄了！

不過探祕是人的本性，相府這樣的高門，平頭百姓連靠近的資格都沒有，只能遙遙望一眼那堂闊宇深的府第，偶爾窺得高牆上露出的樓宇一角，既然他說的人都不怕，他們這些聽的人又怕什麼？

「您吃些長生果。」

旁邊有人殷勤的奉上一碟剝好的花生，李衙內滿意的吃了幾顆，收起板凳上翹起的腿，扯了扯衣襖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「那位被貶謫了大家都知道吧。」

眾人默默點頭，這是時下最轟動的一樁事，大厲朝最年輕的宰相在位僅一百零八天就被貶了。

且說這最年輕的宰相顧珩，年二十五，生於仕宦家族，世襲列侯，業經三世，父親乃京畿府尹。十七中進士，初為太子洗馬，越三年升作太子詹事，及先皇駕崩，太子登基，擢升為參知政事，政績斐然，得天子寵信，三個月前官拜宰相，主持新政。

然而花無百日紅，人無千日好，僅僅一百零八天，顧珩就被貶為了檀州知州。

這是年前的事情，整個京畿府都知曉，想來這位顧大人此刻正在檀州赴任的途中，一朝從天上掉到地上，也是人間慘事。

至於被貶謫的原因，百姓無從知曉也不敢妄議，這一點李衙內倒也不糊塗，閉口不談，專撿些無關朝政人又愛聽的事來說。

「要說這顧大人也是禍不單行，前不久夫人還過世了。」

一旁有人嗑著瓜子搭話，「怎的沒見相府出殯？」

李衙內歎口氣，「要說這位大人還是個癡情種，夫人猝然離世傷心欲絕，就是不捨得下葬，不知從哪裡聽來了起死回生術，花重金到處延請天下能人異士——」

有人迫不及待問：「那夫人可活過來了？」

李衙內搖搖頭，「哪有那麼容易，都是些江湖騙子，也是病急亂投醫，後來又聽說龍虎山有世外高人通此術，顧大人齋戒七日，一步一叩首親上龍虎山請教，還

是無功而返。人死如燈滅，怎能復生。」

人群裡靜默了一會兒，直到李衙內又開口，「聽說顧少夫人死的時候正懷著身孕，真夠慘的。」

眾人默然惋惜了一陣，有人疑惑道：「身懷有孕好端端的怎會猝然離世，是得了急病，還是箇中有什麼蹊蹺？」

眾人正等著李衙內往下說，冷不丁窗外響起一聲爆竹聲，嚇了眾人一跳，靠窗的人推開窗戶伸頭往外看了看，見幾個黃口小兒在放小鞭炮，便破口罵道：「猴崽子，去別處放炮，擾了你大爺叫你有好果子吃！」

這麼一鬧，李衙內卻沒有了往下說的意思，氈帽往頭上一戴，起身拍拍身上的瓜子殼，手往袖子裡一籠，道：「得，回家去了。」

主心骨一走，眾人自知無趣便也各自散開。

空山新雨方歇，鳥鳴翠谷，舟行碧波之上如在畫中游。

撐船的船工摘下身上的蓑衣，抖了抖雨水，放在船邊，隔窗朝著船艙裡喊，「大人，前方河道變窄，水流湍急且地勢往下，您坐穩了。」

顧珩原悶坐在船艙裡看了大半天的書，聽得這聲，索性放下書卷，掀開門簾低頭走出船艙，眼前豁然開朗，綠樹清溪，蒼蔚潤，山頭隱隱有日光顯現。

已是三月天，他自貶官以來，一直在馬不停蹄的趕路，竟忽視了原來凜冬已走遠。船並不小，經過河道高低之處，人並未感受到多少搖晃顛簸，只是濺起一些水花，也並未沾上甲板半分。

「什麼地界了？」他問。

近侍答道：「大人，進了這汝河，便是檀州的地界了。」

他負手立在船頭，默然看著不斷倒退的兩岸景致，他穿著一件半新不舊的月白色直裰，廣袖泱泱，腰間未系絲絛，衣襪垂墜越發顯得他長身玉立，落拓倜儻，頭上亦未戴冠巾，墨髮高束，只用一支白玉簪綰就，膚色白皙，劍眉斜飛入鬢，端的是遺世而獨立的翩然貴公子氣質，竟無一絲凡間濁氣沾身。

如果人不言，又豈會想到他早已浸淫官場多年，慣看世俗風月，是個殺伐果斷、手段強硬、抱負滿懷、野心勃勃的權臣。

能在這個年紀就爬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，就不可能是個簡單的人物。

官場黨派紛爭，起起落落是常事，從相位跌落不是他最在意的事，只是不甘心嘔心瀝血的新政剛剛開始推行，還未見成效，就被太后為首的保守派給扼殺了。

皇上是賞識他的，認可他的政見，也有心改變朝廷積貧積弱的局面。只可惜還是拗不過攝政十餘年的太后，不得不廢除新政。

這一路他胸中多有不平抑鬱之氣，卻也從未想過就此放棄，藉著貶官的機會，他也反思總結了一番，推行新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是他太急於求成，一下觸到了保守派的利益，才會遭到激烈反攻。

真正讓他感到絕望與無能為力的，只有妻子的溘然長逝。

他與妻子成親五年，一直未有子嗣，依舊恩愛有加，出事的那天清晨，妻子像往常一樣幫他整理朝服，抱怨他貴人多忘事，叫他買一包御河邊潘家樓的糖梨條回家，等了兩日都沒見半根梨條蹤影。

那段時間，他剛坐上相位，一門心思都撲在朝政上，忙得足不點地，面對妻子的抱怨，他只是半哄著摸了摸她的頭，覺得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想著明日再買也不遲。

當時只道是尋常，未曾想過那一日便是永別，臨出門時，妻子那略顯失落又無奈的眼神永遠刻在了他的腦海中。

府裡來給他報信時，他還在朝堂上與群臣議事，府裡的人哭著告訴他夫人吃了兩顆柿子就倒地不起，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等他跌跌撞撞趕回府裡，已是哭聲哀哀，終究連最後一面也未見上。

大夫說是中毒身亡，查驗了她所有吃過碰過的東西，卻無一有毒，更讓他痛不欲生的是，大夫告訴他，妻子當時已有兩個月身孕。

痛苦、悔恨、自責各種複雜的情緒縈繞心間，令他喘不過氣，他不敢相信這一切，不敢相信晨起她還說要吃梨條，不過幾個時辰，她就永遠闔上了雙眼。

他就這樣抱著她已經冷透僵硬的身體過了兩天兩夜，再也無法將那冰涼的手心焐暖，他躲在房裡誰都不見，希望她能入夢來以慰相思。

他想起了玄學中的重生之術，雖然聽上去荒唐，但就想一試，散盡千金召集天下能人異士，終是被他尋到了，即使要以忘卻他作為代價換取她重生，他也不悔。她確實起死回生了，卻只是曇花一現，只是一個眼神交流的時間，她的眼裡寫滿了陌生與驚恐，面對他的靠近，她怯懦的蜷縮著，還沒來得及等他開口喚她一聲，她就瑟瑟發抖而後一口氣上不來，徹底香消玉殞了。

他幾乎驚呆了，轉頭無措又近乎哀求的望著那個仙師。

他卻只說：「緣起緣滅，凡事皆有定數，不能強求。」

他大怒，毫無理智的將那所謂的仙師抓了起來，施以酷刑，下人都道他瘋魔了。如果時光可以倒流該多好！

顧珩苦笑了一下，拿出袖中的一包糖梨條，拿了一根塞進口中，明明沾滿了糖霜，卻是滿嘴的苦澀。

就算他買下整個潘家樓，妻子也回不來了，多麼讓人絕望的現實。

從今往後再無人會忍著困意打著哈欠，還堅持起床為他整理朝服，伴著星月送他至府門口，關切地囑咐他一句——

「三郎，別忘了吃朝食，仔細餓出病來。」

妙雲……顧珩下意識的想喚一聲她的閨名，話到嘴邊卻又生生嚥了下去。

回憶傷人，太多的點點滴滴，令他不敢細想，他張了張口，最後只是默默歎了口氣，慢慢走到船的另一側。

青山連綿，山巒疊嶂，雨後的陽光似一層金紗籠在山頭，這檀州雖偏遠，卻是山清水秀。

船夫道：「大人您看到前面那座最高的山峰了嗎？這裡便是青峰縣了。」

顧珩自然知曉，青峰縣以盛產貢茶青峰茶而聞名，甚至比檀州更為出名。正是採明前茶的時節，穿著花布衣裳包著頭巾的採茶女，帶著竹簍三五成群地穿梭在漫山的青翠間，這一段的河道並不寬闊，空谷迴響的山間甚至能聽到岸上的對話。

「哟，是白姑娘啊，可趕巧了，白郎中可在家中？」

「在呢在呢。」

「這茶葉成色不錯，可以賣個好價錢哩。」

「我爹在家呢，我正回家去，等我下河洗個手。」

顧珩抬頭看了一眼，見有個布巾包頭的年輕姑娘匆匆步下河灘石階，洗完手又擰下衣袖匆匆上岸，背起竹簍，和岸上兩個人走了。

隔得有些距離，他沒看清她們的樣子，只是莫名有些暖意湧上心頭，這便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，從今往後他將治理這片土地，唯願在他的治下，百姓能夠更加安樂，他便無愧頭頂的烏紗帽。

汝河鄉因汝河流經而得名，沿河的寬闊平原上是一個小小的村落，分散地居住著幾十戶人家，民居之間雞犬相聞，阡陌之上孩童嬉鬧相逐，正是午飯時分，嫋嫋炊煙從農家小院裡飄出。

「老伯，當心腳下打滑。」下過雨的田埂上濕滑泥濘，採茶女貼心的提醒著身後的一對老夫婦。

老嫗聽了她的話攙扶住了老漢的胳膊，笑著說：「白郎中的醫術當真了得，我家老漢的眼睛清明了好些，從前就是個瞎眼瞎，如今都能獨自出門了。」

姑娘亦笑著說：「那可太好了，今兒個再叫我爹好好瞧瞧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萬幸遇到了白郎中，還能重見光明，真是活菩薩、活菩薩，阿彌陀佛……」

老嫗一路念著佛號，姑娘也習以為常了，每一個被她爹治癒的人都會念阿彌陀佛，彷彿最大的功勞是佛祖的。

其實她不是白郎中真正的女兒白紫蘇，她是江妙雲，出自涼州望族江氏，父親曾是涼州兵馬都總管，後被敕封為鎮國大將軍，族中男兒也大多從戎，她自幼在父兄的教誨下習得一身功夫，是將門嫡女。

她記不起自己怎麼死了，只知道三個多月前醒來，她就到了這具身體裡，並且擁有了真正的白紫蘇的記憶。

白紫蘇是檀州青峰縣汝河鄉的一名普通農家女，現年十六歲，模樣清秀可人，身姿窈窕，肌膚瑩潤，並無鄉野粗鄙之氣。其母在她年幼時便過世，其父白重樓是鄉野郎中，嘗百草，擅長時疫雜症，整個青峰縣慕名而來的患者不在少數。

父女倆相依為命，白紫蘇常年耳濡目染習得一些醫術，白重樓見她天資聰穎好學，也有意教她醫術，便是出診時也會帶上她，讓她多看多學。

然而白紫蘇死於替父嘗草藥，中毒而亡。

這三個月來，靠著白紫蘇殘留的記憶與技能，江妙雲已經適應了農村生活。

剛開始，她對白重樓解釋過她並非白紫蘇，但他並未相信，以為她體內毒素未散盡導致腦子糊塗，又是給她扎針又是讓她喝湯藥。

時間一久，她便放棄了解釋，但是她想回京畿府，回到家中。她記得父兄在邊境打了勝仗，打得敵軍落跑百里，並簽訂條約百年內不再進犯。班師回朝的那一日，皇上封了父親為鎮國大將軍，並賜居京畿府。

那是天元三十年的事，可如今是乾定五年，當年的太子已經登基五年，而她完全記不起這五年間發生的事情，記憶停留在了她十六歲那年班師回朝那件事上。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死了，為什麼靈魂跑到了白紫蘇的體內，也不知道爹娘現在何處、是否安好。

檀州離京畿千里遠，地處偏僻，群山連綿交通閉塞，她不是白紫蘇，這裡是他鄉，就算路途艱難險阻她也終究是要尋著機會離開的。

她大膽的猜測過，既然她的魂魄到了白紫蘇的體內，那真正的白紫蘇是不是也到了她的體內，在替她好好的活著？若果真如此，那就算她回到京畿，音容已變，爹娘又豈會認她，每每想到這裡，她就變得沮喪起來。

送走了患者，江妙雲回到院子裡，歎了口氣，繼續坐在院子裡擇菜，現在她洗衣做飯採茶葉餵雞養豬都是一把好手，再也不是那個只吃過豬肉沒見過豬跑的名門貴女了。

白重樓還在屋裡看診，江妙雲覺得他的醫術比起京畿一些所謂的名醫聖手高深的多，像今天來就診的老漢，從前眼睛都失明了，經過一年多的定期治療，不斷調整藥方湯劑，如今已重見光明。

只可惜白重樓生在這偏僻鄉野，沒有師承所謂的名醫，也沒有功名傍身，只是一介區區草民，白白埋沒在這窮鄉僻壤。

江妙雲出生將門，從小就性格豪爽，充滿俠義之氣。她就是為白重樓鳴不平，想著，倘若有一日回到京畿，她必讓白重樓揚名天下。

「天殺的！家裡總共就那點錢了，作孽啊！」

耳邊傳來老婦人的哭喊聲，江妙雲早已習以為常，准是隔壁的賴二又搶了家裡的錢去賭錢，她透過籬笆看過去，果然見那賭鬼送命般的跑出家門，完全不顧哭倒在地的老母。

賴二是村裡有名的賭鬼，遊手好閒，平時專幹些偷雞摸狗的事情，一有點錢就去賭，賭光了才會回家，兩個女兒也被他賣了換賭資，因欠賭債，手指頭都被賭場裡砍了兩根，還是死性不改。

本來就不富裕的家被他弄得家徒四壁，媳婦見跟著這樣的男人生活無望偷偷跑了，只留個六旬老母與三歲小兒，日子實在是過得慘，江妙雲不忍，平時經常端些飯菜給祖孫倆吃。

「大娘，沒摔痛吧，快起來。」

江妙雲飛快地跑到隔壁將老婦人扶了起來，老婦人靠著她絕望的哭泣，嘴裡念叨著作孽，破敗的屋裡一架紡車散了架，棉線撒了一地，小兒亦站在門口哇哇大哭，可憐那小兒面黃肌瘦，四肢纖細顯得腦袋巨大，比同齡的孩童矮上一截。

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，她都替他們絕望。

她現在不過是個農門女，白重樓雖有好醫術，但每次看診只收十幾文錢，都沒有閒錢，她除了省幾口吃食給他們，也做不了什麼。況且救急不救窮，賴二就是個填不平的無底洞。

從前她生在高門，識得的皆是達官貴族體面人，所見皆是鮮花著錦，連乞丐都很少見到。重生到這鄉野，才讓她知道原來平民老百姓是這樣活著的，世上竟有賴二這樣的人存在，簡直像蛆蟲一樣噁心。

她義憤填膺，卻發現自己空有一腔打抱不平的心思，根本改變不了什麼。

面對敵軍，還能在戰場上痛快的廝殺一場，然而賴二這樣的人，真的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有時候她甚至陰暗的想，這種人為什麼不出意外死亡，禍害果然遺千年。

檀州地處中南部，山多濕氣重，加上連下了三五日的悶頭雨，屋子裡青磚地上一片濕痕，顧珩是北方人，初到任檀州，略有些水土不服，他十分驚奇牆面竟然也能沁出水珠來，忙命人將還沒來得及擺放出來的書卷藏在樟木箱裡。

夜雨淅淅瀝瀝敲打窗扉，越發顯得屋內安靜，風從窗縫隙間溜進來，吹得書案上一盞燭火晃悠悠亂人眼。婢女連忙將窗關嚴實了，又打開燈罩將燈芯剪了剪，人影幢幢，室內立刻亮堂了不少。

顧珩正伏案細看桌上一疊州縣卷宗，自到任檀州以來，他一刻也未閒著，見了下面大小官吏，走訪了各處衙門，夜裡又看資料，以便盡快熟悉瞭解檀州。

水氣夾雜一些霉味，令他的鼻腔很不舒服，他皺了皺鼻子，連打了好幾個噴嚏。丫鬟在一旁小聲勸道：「大人，已是三更天，您還是早些休息吧。」

他揮揮手表示無妨，起身走到窗邊推開窗，青松拂簷，雨落成窪，亮汪汪的一片，他負手凝神細想，略有些擔憂，這還沒到雨季地上積水就不少，到了雨季不知是否會發洪水？前日走訪時，有座堤壩像是年久失修的樣子，明日定要叫相關官吏過來仔細詢問。

「大人……」

他的思緒被打斷，轉頭疑惑的看著丫鬟，旁邊另一個輕扯著她的衣袖，似乎想阻止她。

「何事？」

那丫鬟道：「大人，奴婢的話您可能聽了會不高興，但奴婢還是要說，大人您不眠不休會熬壞身子的，若……若夫人在世肯定會心疼的。」

她說完，後面的丫鬟先低頭掩面抹起了眼淚，她們皆是從府裡跟過來的，是江妙雲的陪嫁丫鬟。

提起亡妻，顧珩的臉色瞬間不太好看，一下黯然而許多，他對著那盞燭火微微恍神，半晌才揮揮衣袖，道：「妳們先下去吧。」

一瞬間彷彿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，他頹然地靠坐在椅子上，默然無聲，沉浸在

回憶之中，只那盞燭火發出火花聲。

那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，不過二月，御河兩畔已是綠柳周垂的光景，顧珩剛升任太子詹事，正是春風得意，去東宮拜見太子，東宮遍植梨樹，梨花開得似碎玉瓊瑤，漫天的梨花白中他第一次見到了江妙雲。

她跟在幾個命婦的後面，和其他打扮隆重端莊的女人不同，她穿著一件白底紅楓葉滿繡對襟短衫，橘色漸變百迭裙，肩背上搭一條妃色帔子，烏髮以金冠高高束起綴以紅色的輕紗，火紅扎眼充滿塞外風情。

她走路大大方方，與那些端著姿態小碎步的女人截然不同，她就像是戲文裡的俠女，落落大方，英姿颯爽格外惹人眼。

夾道的梨花被風輕輕一吹，紛紛揚揚似雪花，飄在她身上，與她被吹起的輕紗共舞，火紅雪白交相融為一體，叫人挪不開眼，惹他遙遙癡然相望。

雖未看清容顏，卻是一眼萬年，見之難忘。

後來他偷偷打聽才知曉，她是鎮國大將軍的千金，才從涼州過來，那日她是跟隨母親去拜見她的從姊，東宮太子妃。

他一向敬重涼州江氏滿門忠烈、驍勇善戰，對她的好感又多了幾分。

顧珩自詡讀過的詩書不敢說浩如煙海，也是體量等身，卻沒有一本似她這般動人。其實連容貌也未看清，卻還是動了心，一見鍾情，概莫如是。

為此他做過一些不符合身分的蠢事，比如坐著官轎故意命人繞路經過她家門口，隔著高牆，人自然是見不著的，但他還是高興，想著總有一日能偶遇一回。他甚至盤算著遇上了該說些什麼好，細想又覺唐突，隨意搭訕有損人家名節。

結果佳人未偶遇，卻遇上她兄長，殿前司都虞候江煊。

對方翻身下馬，略顯詫異，「顧大人，您怎會在此？」

彷彿被抓了現行，顧珩內心慌亂表面卻勉力淡定地說：「順路經過，江大人。」

對方疑惑地撓撓頭，「城東到城西如何順路？」

他只能打哈哈笑著編個藉口落荒而逃。

過了幾日，又遇到江煊，江煊訝異道：「顧大人，又順路？」

顧珩尷尬的笑著朝他拱手作揖，「是啊，順路，順路。」背過身去卻在心中抱怨，這江煊莫不是榆木腦袋，過他家門這麼多次，也不請自己進去坐一坐？

這有心人遇上不懂周旋的榆木疙瘩，倒是讓江煊的手下看不下去了，悄悄建議，「大人，顧珩乃東宮寵臣，將來前途不可估量，他故意路過這麼多次，想來是有意與府中結交的意思，大人何不順水推舟先表示善意？」

江煊在涼州待久了，心中只有排兵佈陣、上陣殺敵，完全不懂朝中這些彎彎繞繞，聽手下說了才恍然大悟，隔天就下了拜帖，請顧珩上酒樓喝酒。

顧珩緊緊捏著那張貼子，心中更是憋悶，江煊始終不請他上府裡坐一坐，他如何有機會見到她？

然而大舅哥也是必須打好關係的，顧珩還是答應邀約，甚至之後主動邀請。

京畿酒樓眾多，兩人幾乎吃了個遍，回回都是他搶著請客做東，江煊只道是結交

了個仗義的摯友，酒後一遍遍地表衷腸，說以為文臣迂腐酸氣，從沒見過他這樣豪爽的人，恨不得就地拜把子。

江煊這種直腸子怎麼會想到，他為的不過是能夠在閒談中知曉一些關於她的隻言片語。不過總是失望而歸，可恨江煊從不提後宅之事，他有意套話，總也未成功過。

只有一回，江煊難得說不能再喝了，要去給小妹買潘家樓的玉露團。他聽了頓時心花怒放，心想總算沒有白白請客那麼多回。

再約，他直接帶了一提籃玉露團去，江煊一看頓時傻了眼，總算明白了，氣不打一處來，站起身指著他罵道：「好你個顧昱謹，我道你怎的回回順路，如此大方，原來你打的竟是這個主意！受我一拳！」

不愧是將門世家，能動手絕不多言，他悶聲受了江煊一拳，依然恭恭敬敬的作揖。江煊上下打量他，見他始終有禮有節，半晌拍拍他的肩，意味深長的看了他一眼，拋下一句，「小子，明日上樓外樓擺一桌全的！」便提起那個食籃出了酒樓。

樓外樓是京畿最上檔次的酒樓，還挺會敲竹槓。雖然腹誹著，顧珩還是舒了口氣，摸了摸生疼的胸膛，未來大舅哥這關算是過了！

既然對方已知曉他的心意，顧珩也豁達多了，再無必要遮掩。他便打算稟明父母上門去提親，母親卻先一步告知他，說相中一個姑娘，定好了讓他去相看的日子。他既鍾情於江妙雲，自然再看不上其他人，正準備表露心跡，哪知顧夫人讓他相看的的就是她。

顧夫人怕他不願意，一個勁的說著好話，「你放一萬個心，江家六姑娘生得貌美如花，家中就她一個女娃，父兄都將她寵上天了。大將軍戰功赫赫深得皇上重用，太子妃是她族姊，親自保媒，娶了她，對你將來大有裨益……」

他聽不進母親叨叨一堆，聽得她的名字，心中早已樂開了花，面上卻依然淡定老成的說一句，「婚姻大事，全憑母親作主。」

出了門卻喜不自禁，一向沉穩的他興奮得兩宿沒睡著覺。

時光如水流逝，很快便到了成婚之日。

洞房花燭夜，揭開喜帕，一雙秋水翦瞳迎上了顧珩，如此直率，絲毫沒有扭捏作態。

這是他第一次看清她的容貌，比他想像的更漂亮一些，鵝蛋臉面、眉若遠山、杏眼高鼻、唇色殷紅、膚賽新荔，火紅一般的鮮妍明麗，與低眉順目溫婉似水的風格截然相反。

兩人對視半晌，她才帶點女兒家的嬌羞垂下眼去。

房裡就他們而已，兩人緊挨著坐在床沿上，他的心怦怦跳，時不時地偷偷看兩眼她的側臉，手心裡濡了一層薄汗，醞釀半晌，他才從懷中掏出一枚白玉梨花珠花，雙手奉上。

「娘子，請笑納。」

江妙雲淺淺的笑，嘴角兩個小小的梨渦特別甜美，也不扭捏地側過身子，「幫我戴上看看。」

第一次離她這般近，青絲上淡淡的桂花頭油香味縈繞著他，顧珩的手微抖，怎麼也簪不好。

「好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好了好了。」他口裡答著，卻越是緊張越是弄不好。

她終於抬手自己簪，不期然碰到了他的手，兩個人都飛快的彈開，他看著自己被她碰過的手，麻癢一直傳到心尖，心怦怦跳個不停，他緊張的喉結上下滾動，不知如何打破這靜默。

最後還是她先開的口，指著髮髻上那枚珠花問他，「好看嗎？」

「好看，好看。」

他讀了這麼多的書，此刻卻一句誇讚的詩詞也想不出來，只會說好看，活像隻呆頭鵝。

她偷偷笑著，轉過身來，看他一眼，又低下頭去說：「你送的玉露團很好吃。」

他喜不自禁，忙說：「我明日再去買，潘家樓還有糖梨條、櫻桃煎、獅子糖、烏李、霜蜂兒……」

見他傻氣的報著一長串吃食名，江妙雲終於忍不住噗嗤笑了出來，見她笑了，他也跟著傻傻的笑。

娶到自己心儀的人兒是顧珩的幸運，但他幾乎沒什麼和女子相處的機會，他從少時就被父親送去天陽書院讀書，每日見到的是嚴厲古板的夫子和同他一樣的官宦子弟，中了進士以後才回到家，又一門心思撲在前程上，根本沒有想過男女之事。那一日是冥冥之中註定，此刻他只想將自己所有都奉給她，卻發現內心慌亂，笨嘴拙舌。

江妙雲瞧著他的無措，輕輕咬了咬嘴唇，臉色浮現一些紅暈，道：「我閨名叫妙雲。」

「妙雲，是哪兩個字？」

她默默拉起他的手，在他掌心上，一筆一劃寫著。

「紅妝妙人展笑顏，梨花雲影照玉容。」他又默默念了兩遍，越發覺得這兩個字美過所有，不禁說：「私下相處妳可以喚我的字，昱謹。」

他也執起她的手在她掌心中慢慢寫下他的字。

她忽然笑出來，他疑惑地看她，她忍著笑說：「癢。」

他握著她的手沒有放開，包裹在他的掌心中輕輕撫摸，情愫在心間流轉，他說：「我在家中行三，私下妳也可以喚我三郎。」

她看了他一眼，嘴角抵著笑意未應答。

又是一陣靜默，江妙雲忽然看到房裡有一柄寶劍，欣喜道：「我可以舞一舞嗎？」雖然洞房花燭夜舞劍有些怪異，他還是點頭應允了。

她俐落的起身說：「自從我到了京畿，我娘就再也不允許我舞刀弄槍了，說我不像女兒家，她還逼著我纏足，說京畿府的名門閨秀皆是金蓮秀足，我這樣的嫁不出去，不過那裏腳布早被我剪碎扔出門了，」她微微沉吟，美目望著他，「你不會嫌棄我天足吧？」

顧珩下意識的看向她的腳，裙裾長及地，只露出紅色並蒂蓮弓鞋上綴著的一顆飽滿生輝的東珠。

江妙雲豪爽得很，見他看著，索性將腳伸出來給他看個究竟。

他心下微微詫異，而後偷偷笑了，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女子。

京中的名門閨秀皆是弱柳扶風的病態之姿，恨不得走路都要人攙扶，不知從何時起又有了裹足的風氣，只為取悅某些男人的癖好，他早就嗤之以鼻了。

她微微皺眉，「你笑什麼，真的很大很醜嗎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」他連連擺手，「白羅繡履翠羅裙，東珠一點見凌波，他人不言好，獨我知可憐。」

「胡言亂語！」她的臉微微紅了，懷抱著那柄寶劍轉過身去，半晌將劍抽出鞘，細細端詳，歎道：「真是把好劍！」

說罷，顧不得他在旁，揮劍生風，英姿勃發，虎虎生威，直接讓他看呆。

果然是將門之女，她這莫不是要給他下馬威？顧珩想著，未來的日子裡，他也許不能惹怒她，畢竟看她的樣子，他一介書生，完全不是她的對手。

雖是半調侃自己，眼裡卻是滿滿的愛慕，他喜歡這樣的女子，最後他取出玉笛為她作和，度過了一個永生難忘的洞房花燭夜。

顧珩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幸運之人，能夠娶到自己鍾意的女子，那些琴瑟和鳴的日子彷彿還在眼前，可她卻永遠離開了他。

他取出放在腰間荷包內的那枚玉梨珠花，白花黃蕊翠葉，色澤瑩潤，是她最喜愛的一枚珠花，依稀還沾著青絲上桂花頭油的香味。

他輕輕撫了撫，心裡酸澀不已。

珠花猶在人已遠，長夜玉笛為誰和？空餘恨……

他提筆寫起悼亡詞，這大概是如今思念她時唯一能做的事。

第二章 鼠疫爆發

榆林街是汝河鄉有名的銷金窩，大小賭坊一家挨著一家，對門則是滿樓紅袖招的勾欄院，街的另一頭還有一座戲樓，三教九流齊聚，爺們得了幾個錢總要去消遣一回。

長樂賭坊是榆林街上最大的賭坊，此刻裡頭光線昏暗，烏煙瘴氣，爺們卻是勁頭十足，一桌比一桌熱鬧，賴二就湊在其中。

他已經在賭坊裡兩天了，枯瘦得像人乾，黃毛稀疏，一雙眼睛凹陷濁黃，只有在賭桌上才會發出精光。

他正賭在興頭上，忽然身後有個彪形大漢揪住了他的衣領，甚至將他拎起離地，他在看清一旁坐在太師椅中的賭坊老闆後，頓時嚇得手中攥著的骰子落了地。

賭坊老闆王三爺蹺著二郎腿，掌中悠閒的盤著兩枚碩大的核桃，冷笑著說：「賴二，該算算帳了吧。」

「王三爺，三爺，求求您，您再寬限我兩天，兩日後我肯定還。」賴二不斷告饒。

「還？你拿什麼還？回家把兒子賣了還是把老母賣了？我看也不值幾個錢吧。」

王三爺冷著臉說：「還是再剝兩根手指餵狗？」

說罷，使了個眼色，左右兩個大漢立刻將賴二死死壓住，抽出一把鋒利無比的刀來。

賴二本就嚇得冷汗淋漓，見了那刀子，直接嚇得尿了褲子，四周圍滿了看熱鬧的，皆指著他哈哈大笑。

賭徒是沒有自尊可言的，此刻的賴二只想活命，就算王三爺叫他把地上那泡尿舔了他也絕無二話，他壓根不把旁人的笑話聽進耳裡，兀自求饒，「王三爺，求您發發慈悲，再寬限我幾日，我這就回家把祖宅給賣了，求您發發慈悲……」

他身上正發著高熱，求饒起來瑟瑟發抖頗為可憐。

「既然如此我就最後再信你一次。」王三爺朝身旁使了個眼色，道：「派兩個人跟他回去拿房契。」

彪形大漢才將賴二放開，他還沒來得及站起身，忽然鼻孔裡流出血來，他用袖子胡亂抹了下，就一頭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

眾人嚇了一跳，王三爺厲聲道：「敢裝病騙老子，我看你是嫌命長！」

大漢再次將賴二提溜起來，只見他眼歪口斜，渾身高熱燙手，鮮血還在從鼻孔裡不斷的流出，忽然他的嗓子彷彿無形中被人扼住了似的，粗粗的大氣往外喘，痛苦的样子不像是裝出來的，最後生生從喉嚨裡吐出一口血痰，沒等眾人反應過來，他掙扎了一會兒，就兩腿一蹬不動了。

大漢趕緊鬆了手，見他一動不動躺在地上，踢了兩腳也無反應。大漢壯著膽子蹲下身去在他鼻尖探了探，嚇得臉色大變，「死……死了。」

出了人命官差自然上門來，不過王三爺並不怕，且不說衙門平日沒少拿他的孝敬，且那麼多雙眼睛看著，他並未動賴二分毫，是他自己不知得了什麼急病吐血而亡。

賴二賤命一條，無人關心，官差作亦不過走個過場，一塊粗麻布一卷就被人抬走了。

賭坊很快又恢復了熱鬧，彷彿死的只是一隻螻蟻不值得一提。

「嫩桑枝六錢，白茅根六錢，苦桔梗兩錢……」

江妙雲坐在臨窗，正埋頭謄寫白重樓近來開的一些藥方，分門別類歸納整理。她發現同樣是風寒，症狀也差不多，方子卻大不相同，白重樓可謂一人一方，對症下藥。

「白姑娘！」

聽見有人喚她，抬頭一看，是村裡的婦人月娘，她手中還握著筆，順口遠遠寒暄幾句，見月娘手裡挎著一只竹籃推開籬門走進來，她這才擱筆從裡間走出來。

月娘道：「白郎中在家嗎？」

「我爹出診去了，可能要午後才回來。」

月娘從竹籃裡拿出幾顆雞蛋，拉起江妙雲的衣襬，一股腦的就放進去。

怕雞蛋碎了，只能用手托著，江妙雲連忙道：「大嫂子，妳這是何意？」

月娘笑著說：「妳是不知道，我爛嘴角都好幾日了，一動嘴就疼的慌。昨兒個正好遇到妳爹，我就問他能不能開點藥吃吃，結果妳爹說用不著，只需燒飯時取些鍋蓋上的水氣抹一抹就好，我還將信將疑，結果妳猜怎麼著？」

月娘說的眉飛色舞，江妙雲看向她的嘴角，見已結痂，便道：「看上去已經大好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，才一夜就好了！妳爹可真是神醫，要不我吃飯都不香。家裡也沒啥好東西，就這五顆雞蛋，家裡母雞剛下的，我就撿了來，多虧了白神醫。」

「大嫂子，雞蛋就不用了，妳留著給小虎子補身子吧。」

「不行，妳得拿著，不然我過意不去。」

兩人正來來去去的推讓著，門外響起一聲咳嗽聲，轉頭一看，月娘先道：「妳嫂子來了，那我先走了。」

江妙雲還想將雞蛋還給她，月娘早提著籃子走了出去，與門口來人擦身而過還不忘問候一聲，「常山媳婦啊，有日子沒見了。」

江妙雲才回屋將雞蛋放妥，來人已進了堂屋，毫不客氣的坐在靠背椅上。

來人是白紫蘇的長嫂凌氏，白重樓原有一雙兒女，取的都是草藥名，長子叫白常山，原本是要繼承父親衣鉢學醫的。無奈他娶了個厲害媳婦，凌氏嫌野路郎中賺不了幾個錢，硬是攛掇著分了家搬去鎮上居住，開了間藥材鋪子，平日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一旦上門不是哭窮就是要錢，吃相十分難看。

江妙雲不是怯懦的原主，自然不給她好臉色，敷衍的喊了她一聲「嫂嫂」便不理她了。

凌氏見她愛答不理的，白重樓也不在家中，越發拿喬，「妳好歹叫我一聲嫂嫂，怎的茶水也不倒一杯？」

「我還有一堆事要做呢，茶就在桌上，妳自個兒倒吧。」江妙雲說完就往裡間走。

凌氏想到來意，倒也沒有太計較，眼睛一轉跟著她進了裡間，見她正拿著筆寫醫案，便說：「公爹也真是的，老是叫妳一個姑娘家做這些，也不怕嫁不掉。」

江妙雲輕哼了聲，頭也不抬，「這就不勞妳操心了。」

凌氏想她這小姑子以前是個鋸嘴葫蘆，被她罵幾句打幾下從不敢頂嘴，這大病一場又活了過來，怎麼連著性子也變了？

凌氏心下思量，索性勾了張凳子往她旁邊一坐。

江妙雲斜眼看她，不耐煩道：「妳擋著光了！」

凌氏不僅不走，反而往她跟前湊，「本來是沒有我說話的地方，這不是婆母去得早，妳也是個大姑娘了，該考慮嫁人了。妳兄長說了，可憐妳這妹子從小沒有母親疼，還得我這個做長嫂的費心給張羅個好婆家。」

江妙雲暗暗翻了個白眼沒理她，往旁邊挪了挪離她遠一些，恨不得罵她狗拿耗子多管閒事。

「妳別不好意思，這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再正常不過的事，這女人嫁的好猶如第二次投胎。自從妳兄長託付我了這事，我自問是盡心竭力的了，這不就尋了個好人

家。」凌氏說著從懷中掏出一個手巾包，裡頭裹著一副金耳環，擠眉弄眼說：「妳瞧瞧，里正家的大兒子多有心，這金耳環怎麼著也值一、二兩銀子。」

江妙雲聽了差點氣死，這里正是汝河鄉的大地主，先不說他大兒子生得賊眉鼠眼，不務正業，是個十足的花花公子，而且他早已有了妻室，還納了好幾房妾，好人家是不會把姑娘往裡送的。這凌氏真是一肚子壞水，自私自利到讓小姑子去做妾室！

江妙雲騰的起身，從牆角落抄起一把笤帚就趕她，「既然這金耳環妳這麼鍾意，那妳自己就留著吧！」

凌氏見她這副態度，氣得跳腳，「妳別不識好人心，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！」

江妙雲也不和她多費口舌，掄起笤帚就將灰塵往她身上掃。

凌氏一邊躲一邊罵，「什麼東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算有幾分姿色，還不是鄉野丫頭一個，人家看上妳是妳的福氣，難不成還想嫁官老爺當誥命夫人，也不看看自己什麼命，別作夢想屁吃！」

江妙雲一路將她掃地出門，掄起笤帚指著她，厲聲道：「我就算為奴為婢嫁乞丐削髮當姑子，也輪不到妳來管，我敬妳是長嫂，還跟妳客氣說話，快快給我滾，否則別怪我這掃把不認人！」

兩人正打鬧著，只見隔壁賴二家來了許多人，破敗的院落裡擠滿了人，賴二娘淒厲的哭聲從隔壁傳來。

凌氏比誰都愛看熱鬧，見了這光景也不用江妙雲拿掃把趕了，拔腿就跑到了隔壁。原來賴二的屍體被抬了回來，賭坊的人像給了個恩典似的說看在他死了的分上，債務就一筆勾銷了。

賴二娘平時恨他不成器，但到底是自己兒子，見他死了，一時摟著小孫兒哭得淒慘，然而看熱鬧的村民無人可憐賴二，皆覺得他活該，反而稱讚王三爺大氣。賴二的屍體未蓋嚴實，露出瘦骨嶙峋的一隻手，村民見了疑惑地談論為何他的手會變得漆黑如墨。

江妙雲自然也遠遠看到了，官差給的說法是賴二急火攻心吐血而亡，然而屍體變得漆黑紺紫，明顯不是這種症狀。

她心裡疑惑著，想著等白重樓回來得問問他。

白重樓到日落西山才到家，飯桌之上，江妙雲絕口不提凌氏來羞辱她的事情，只說賴二死在了賭坊，又將屍身變黑的事絮絮說了。

白重樓聽著聽著，就將飯碗擱下了。

「爹，您是不是也覺得這不像急火攻心而亡？」

白重樓站起身，「我過去瞧瞧。」

「我也去。」江妙雲跟著擱下了碗筷。

「嗯，準備一些紗布，屆時掩住口鼻。」白重樓囑咐。

此時賴二的屍身已入了棺材，棺材錢還是村裡看他們家可憐湊的，扯了塊白布搭了個簡易的靈堂，父女倆進了靈堂時，就見賴二娘抱著小孫兒守靈，坐在一旁的

稻草上，一副呆愣的樣子。

白重樓心中感慨，遞了荷包過去，「老姊姊，這幾個錢留著給小寶買些肉吃。」
賴二娘一看是白重樓父女，推拒著說什麼也不肯拿，「平日裡就是你們接濟的多，怎麼還能拿這錢。」

「老姊姊，收下吧，小寶得吃些東西，進去。」

賴二娘摟了摟懷中已睡著的小孫兒，看著棺材抹了把淚，「都是這個不爭氣的，作孽啊，如今去了倒也乾淨，乾淨……」

白重樓上了炷香，將來意說明，賴二娘倒也沒阻止。

白重樓以紗布掩口鼻，果見賴二的屍身紺紫泛黑，他先用銀針刺了刺，並未泛黑，不是中毒，又見他大腿上遍佈大小不一的腫塊，密密麻麻，大的有雞蛋大小，上面有黑色的出血點，口鼻也殘留著出血的痕跡。

這一切的症狀讓白重樓頓感不妙，連連後退了幾步。

他鑽研時疫多年，這症狀與鼠疫處處吻合，鼠疫最開始由病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人體產生，之後人傳人，如果不能及時控制，將引發大範圍的感染，幾乎無藥可醫。如今賴二已死，可是這些天與他有過接觸的人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一旦感染發作，這後果簡直不敢想像。

「爹，怎麼了？」江妙雲見他臉色凝重，忙上前去扶住他。

白重樓擺擺手，沉重道：「怕是鼠疫。」

「鼠……鼠疫？」江妙雲的臉色也變了，他曾經聽她兄長江煊講過，有個朝代，大將帶著一支軍隊起義，所向披靡，眼睜著就要戰勝奪取政權，最後卻敗在了鼠疫上。

軍隊裡有人染上了鼠疫，最後數萬人的軍隊全部死絕了，成了一座屍骨遍地的空城。

她當時聽著就覺得嚇人得很，只覺得這種瘟疫實在太恐怖，能讓一支精銳之師瞬間土崩瓦解，想不到這麼可怕的瘟疫就發生在眼前。

江妙雲道：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

白重樓想了想，對著賴二娘說：「老姊姊，現在必須將屍身火化。」

賴二娘一聽急眼了，從來沒人火化，這不是死無葬身之地嘛，雖說兒子不成器，可怎麼著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，她自然不答應。

白重樓曉之以理動之以情，一番口舌，告訴她如果不火化，可能還會危及小孫兒的生命，賴二娘這才不情不願的答應了。

暮色四起，火化屍身自然又引來一票看熱鬧的村民，在田埂上指指點點。

白重樓大聲喝道：「都別看了，趕緊回家，可能是鼠疫，染上會死人！」

白重樓在村裡還是有些威望的，一聽他說會死人，看熱鬧的人群立刻四下逃竄。也有幾個膽大不信邪的，站在田埂上喊道：「白郎中，是不是賴二死於非命，官府命你毀屍滅跡來著！」

江妙雲忍不住道：「胡說什麼呢！還不快走，染上了如來佛祖都救不了你！」

「你們這說的也太邪乎了，我偏生不信！」

「愛信不信！」江妙雲在心中大罵愚昧無知。

「白姑娘，妳生了場病，怎麼變得牙尖嘴利了？」

江妙雲懶得理這些村民，他們是不見棺材不落淚，她只求隨著賴二的火化，鼠疫不會擴散開來。

這廂江妙雲正在愁鼠疫，那廂遠在檀州府的顧珩過得也並不舒心。

他收到了家書，父親告訴他皇上迫於太后權威，封了司徒軒為宰相，新政條例已全數被廢除。

司徒軒與他同榜進士，曾經同在天陽書院求學，是交情頗深的摯友，只是自從走上了仕途，兩人就因為政見不同而越走越遠，他主張開源，司徒軒主張節流，背道而馳。

在他初登相位提出新政之時，司徒軒曾私下勸阻過他，兩人喝了一夜的酒，辯論了一夜，誰也沒把誰勸服，最後司徒軒衣袖一甩仰天大笑，踏著星月而去，似乎在哀歎他的執迷不悟，他則獨自憑欄，對著亭外池中一彎新月，舉杯對飲。

「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唯有飲者留其名！」

那夜，他恣意的誦著古人的詩詞，感慨真理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中，也痛惜友人無法理解他。

「一個人喝酒多沒意思。」

他轉頭見妙雲站在身後，笑盈盈的正看著他，他稍稍欠了欠了身子，道：「妳怎麼還沒睡？」

她把手中的盤子往石桌上一放，「白目剛滷好的雞爪子，下酒正好。」他朝她伸出手來，她自然的也伸過去握住，走到他身旁坐下，淺笑著說：「我自己滷的，要不要嘗嘗？」

說著，她已拿了一隻送到他面前，他欣然接受，兩人一人一隻毫無顧忌的啃起來。他以前從不吃帶爪的食物，是娶了她以後，受她影響才漸漸喜歡吃的。

「味道不錯！」他徒手邊啃邊誇讚，夫妻私下相處不必講究那麼多，舒服愜意最好，沒必要謹遵禮教時刻有板有眼，失了趣味。「方才怎麼不端出來讓司徒軒嘗嘗？」

她吐出一口骨頭，道：「我才不給那匹夫吃呢！」

他笑著用胳膊碰碰她，說：「妳還在記恨他？」

她頭一偏輕哼了一聲沒理他。

他偷偷的笑，當年他娶了她，司徒軒得知她有一身武藝之後，曾嘲笑過他「娶此女為妻，石膏白藥也枉然」，不知怎麼傳到了她的耳朵裡，從此沒給過司徒軒好臉色。

他說：「那就更應該讓他嘗嘗，看看我娘子有多賢慧。」

她端起他的酒杯喝了一口，「他倒是有個出了名賢良的娘子，可我聽說他前日在樓外樓賒帳宴請。」

「還有這等事？」

「可不嘛，樞密院司徒大人懼內身無分文，都在京畿傳遍了，你改天也寫首酸詩笑笑他。」

「妙雲啊，妳……」

他摟著她哈哈大笑，心想女人果然惹不得，幸好他新婚之夜就明白妻子要哄好的道理，否則她真要動起手來，當真是石膏白藥都枉然。

「別碰我！」她往旁邊躲了躲，急急說：「你手剛拿過雞爪，你看這裡都有印子了！」

見她美目怒瞪著自己，他趕緊給她倒杯酒賠罪，討好的送到她嘴邊。

她一口乾了，皺眉說：「中原這酒真是和涼州的沒法比，跟水似的。」

他繼續討好，「那明日我去問問妳兄長，有沒有門路弄幾罈涼州烈酒來。」

她歎口氣說：「我嫂嫂早不許他吃酒了，你還問他做什麼。」

原來男人大抵怕老婆，那榆木疙瘩也不例外。

她連吃了幾杯酒，臉上起了薄薄的紅暈，煞是好看，抓著他的衣襟，話也多了起來。

「昱謹，娘今日把我叫了過去，讓我給你納妾，說不能讓你無後。」

她的眼中蓄了薄薄的水霧，他抱著她，摸了摸她的頭，安撫道：「咱們不是都說好了嘛，到年底還沒懷上就從大哥家過繼一個過來，現在還早，妳別給自己負擔，娘那兒自有為夫來應付。」

「你怪我不爭氣嗎？」

「傻丫頭。」他輕吻了下她的額頭，收攏了手臂。

她摟著他的脖子，安安穩穩的倚在他懷中，像隻知足的貓。

半晌，她仰眸望著他，說：「三郎，你放手去幹，我永遠信你！他司徒軒再叨叨，我提劍上他家修理他。」

她的眼眸中似有星辰閃爍，燦燦如星河，他將她緊緊攏在懷中。涼亭中夜風微涼，他心頭卻暖和，有個永遠懂自己的枕邊人，是他此生的幸事。

司徒軒阻擋不了他要行新政的決心，不過很快他的激進觸及到了保守黨的利益，在遭到大肆彈劾之時，司徒軒雖與他政見不一，也從未對他落井下石過。

他被貶為知檀州事，司徒軒送他至渡口，贈詩一首，依然在勸他放棄主張，彷彿在挽救一個誤入迷途的大好青年。

而在他看來，墨守成規並不能治理好國家，時代一直在變，永遠是老祖宗留下的一套並不合適，他當下賦詩一首回贈司徒軒，表明自己立場不會變。

都是固執之人，誰也別想改變誰，兩人最後只是默默的互看彼此一眼，拱手互道珍重，從此分道揚鑣。

司徒軒推翻了他所有的政策，也在他的意料之中……

顧珩手中捏著信紙，一掌拍在椅背上，而後用力握住。

歷來變法就是打破規則，必有痛點，這條路必將磨難重重，但他不會放棄，他決定在檀州試行變革，向世人證明他的舉措並未有錯。

家書裡除了這樁事，母親還提及了讓他續弦開枝散葉，且列為頭等大事，隨家書還附上幾個備選人選，讓他選擇，美其名曰不強求他，選個合他心意之人。書信上羅列的世家女子姓名家世，他看都沒看一眼就塞回了信封，束之高閣。妙雲走了，把他的心也帶走了，這世上再沒有人像她一樣心意相通知冷暖。

Crescent Family